

今年夏天,我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,会场设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。午休时间,和同伴在师大美丽的校园散步。我们沿着丽娃河畔一路走着,突然被远处河边开着白花的茂密树丛吸引了。我跟同伴说:“那些树应该是夹竹桃。”10多年前送女儿来师大入学时逛过校园,隐约有些印象。走近去看,果然看到树上似是用铁丝挂着一块牌子,上书“夹竹桃”。我得意地招呼同伴看,同伴却指着绑牌子的“铁丝”,我定睛看去,原来那不是铁丝,而是一节银色的弹簧。弹簧钩着牌子,松松垮垮地围在夹竹桃上,像美女脖颈间挂着一串漂亮的项链。

我和同伴盯着那节弹簧,不由得感慨一番:从没见过用弹簧挂牌子,这是多爱这些树!是啊,我见过太多城市树木上的牌子了,它们不是被铁丝捆着,就是用钉子打着,时间一久,铁丝深深勒进了树干,粗大的树皮锈迹斑斑,树木不知道喊疼,人看了却会心头一紧。师大的夹竹桃就幸运多了,那根弹簧会随着它的生长而变形,无论它长得多粗大,弹簧都会给它留一丝能够喘息

的缝隙。这个小小的设计,让人心头一暖,它的背后一定藏着一个或一批有爱心又有智慧的园林工人。

那天傍晚,我独自走在幽静的白玉路上,心里还在回味中午那根弹簧。我想,那大概只是校园里的偶然吧,毕竟大学里的园林工人深受校园文化熏陶。可接下来看到的景象,让我知道自己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

白玉路的两道两边长着郁郁葱葱的树。其中一棵稍微细一些的,被捆在一人高的水泥桩上。我想这该是一棵补种的小树,为防倒伏,用水泥桩加固。我所在的城市新栽的树通常用三根木桩支撑,上海的园林工人却选择水泥桩,这样一来更坚固,却也更费功夫。我走近那棵树,想再细看上几眼。不料想,那捆着树干的竟然不是铁丝,而

是一根黑胶皮带子,应该是从旧轮胎上裁下来的。这是一种极有韧性和弹性的固定方式,如此一来,小树即使不断地长大,放粗腰围,也不会受到伤害——那带子绝不会像铁丝一样勒进它们的皮肉里。

一时间,师大校园里夹竹桃身上那根弹簧也浮现在我眼前。我想,如果说那弹簧是一根有奇思妙想的“项链”,这根黑色的胶皮带子就是一片“别有用心”的绳子。园林工人没有图省事儿,随便找一截铁丝捆绑小树,而是颇有智慧地将旧轮胎“废物利用”,倒不是为了节俭,而是他的眼里始终盯着这棵小树脆弱的生命,不仅看到它当下的孱弱,更预见到它未来的茁壮,并且为它日渐粗大的腰围预留出了空间。

一根弹簧,一段轮胎皮,它们并不

是什么高科技,却构成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“弹性”。这种“弹性”之美,其实并不在于这座城市有多少高楼大厦,或者它的经济总量增长得有多快,而在于它能否愿意为微小脆弱的生命弯下腰,为它们的存活留出一道有尊严的缝隙。我想,一个能用弹簧代替铁丝、用轮胎皮代替铁箍的城市,必然也能温柔地对待老人、孩子,甚至各种各样的失意者。

当然,我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,无法长时间深入城市的每个角落去探寻。这样的细节,在上海随处可见吗?还是说,这只是某个园林工人的善举,恰好被我撞见了?但无论是哪一个答案,这充满“弹性”的细节都深深地打动着我。从一座城市这样对待一棵树的细节,足以折射出一份真诚的体贴与文明。



▲油画《帆影》,作者张重庆。

## 印象可克达拉

程相中

把水的一种蓝印成历史  
把一座城市装满轻音乐  
编制一幅水墨丹青  
回答往事中父辈的悲壮进场  
行囊里有风雪雨霜  
在蛮荒之地还原出一方沃土  
一身傲骨承载浩瀚戈壁  
少女一样伸展的红柳  
意味着抖落星辰的歌唱  
洒满洗礼后的羊群  
明亮起舞

如今河的忧伤流逝远去  
叩问桥上悬挂的弦月  
时间的赶路者正疾驰而来  
展示西域叙事的折页  
此岸银杏树的倒影悬空  
一群城市的美容师  
让藤蔓以不朽的方式亮相  
河底深处盛大的过滤  
云朵一样的微笑  
在河岸之间被轻轻捧起

许  
若  
芥

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他是有童子功的。幼时在村里私塾读书,日日描红练字,不知描了多少本,手掌心也不知挨了多少回戒尺责打。先生那句教诲,他记了一辈子:毛笔字,是一个人的脸面。

古徽州,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,文风蔚然。倘若字迹潦草杂乱,会被笑作“鸡爪爬”,那是要“跌大腿”(方言,很丢人)的。

少年时,父亲去一位徽州名中医家当学生。每天除了随老师“望闻问切”外,就是抄药方。18岁,自己悬壶开业。我见过他几张当年开的方子。药方的式样古色古香,他的字不刻意循规蹈矩,亦不张扬龙飞凤舞,笔势舒展洒脱、气韵飘逸安然。麦冬、甘草、桔梗……一味味清雅的药名,落在墨色字迹里,鲜活温润。

父亲写字对纸笔砚台从无苛求,唯独对墨锭极为挑剔。身为徽州人,他熟捻徽墨历史,各代制墨家,制墨技法,总能娓娓道来。

他溯源徽墨,总从唐末说起。易州制墨世家奚超、奚廷珪父子避乱南渡,辗转千里落籍歙州,将北方皇家顶级制墨技艺,根植于新安山水之间。徽州群峰叠翠,古松苍劲繁茂,松脂饱满油性充足,是炼制顶级松烟的绝佳原料。新安江水清冽明澈,适宜漂洗烟料、调和皮胶。这里温润的四季气候,适配墨锭长久阴干陈化,让徽墨质地坚润、不易开裂。北宋宣和三年(1121年),歙州更名徽州,自此,这片土地产出的优质松烟墨,正式定名“徽墨”,千年墨香,实至名归。

每每谈及此,父亲总会感慨:徽墨生于徽州,是天时、地利、山水的造化成全。

徽州名墨辈出,清代曹素功、汪近圣、汪节庵、胡开文四大制墨家,接续300年墨业。父亲最偏爱曹素功这一家。他说曹氏墨品清雅内敛、书卷气盎然,墨质纯粹温润、黑润沉实,与他的恬淡心性很契合。

几时的我,常被父亲差遣,去老街

父亲的徽墨情结

登泰山,有若干路径,我们是乘坐缆车直抵山顶。没有沿着山道观摩石刻和碑碣,却在空中看着漫山的绿树,听同行者讲述张耀南植树造林的历史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,泰山的林木遭遇砍伐,水土流失严重。担任泰山林场场长那年,张耀南已经58岁了。他拄着拐杖,背着水壶,走遍泰山所有的沟壑。他带领群众在山上挖坑植树,在陡峭崖壁上用绳索束腰,悬在半空把混着泥土的树种抛入岩隙。从1959年开始扎根泰山,到1974年病逝,10多年间,张耀南带领群众种下的树,如今都已郁郁葱葱。

面对泰山,张耀南以勤劳的劳动,埋头做了一件具体的事。草木是具体的,绿意是具体的,生长是具体的,它们在泰山的存在也是具体的。在张耀南的眼里,草木已不仅仅是草木,草木意味着一切。

记得在老家种地时,父亲每次到了地头,总是先把地头的草拔一拔,如果没有草,他就会往里走一走,直到发现几棵草,拔掉它们,才开始正式干活。我曾经以为这是父亲下地干活的一种执念,后

来才明白这其实是一个习惯,不管天气如何,不管怎样繁忙,都要从眼前的事做起,从一棵草开始,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,就这么简单。

泰山并不高,但它绵延,是体量巨大的存在。同行的人问:泰山有多少峰?当地人也不知道。登顶有豪情,这是大多数人的感慨。

春联贴在门上,历经春秋更替,寒暑易节,一直到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时。墨迹不曾褪色,凑上去闻一闻,总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## 登泰山随想

王月鹏

重如泰山。稳如泰山。安如泰山。泰山何以如此?一座山,不求险峻,在平淡中见奇崛。历经多次断裂,才形成了断裂带。这座山的力量,不是速成的,它是缓慢积聚与释放的。泰山见证了历史,它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,那些所谓困境与磨难,终将被克服和被超越。泰山接纳所有难的人,就像大海不拒绝每一滴水。泰山无论遭遇什么,山还是那座

山,一直是,一直在。所有的遭遇,都是一种锻造和成全。

在泰山极顶,尤喜“果然”石刻。极顶,据说就是泰山上离天空最近的地方。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泰山,那是一些不变的东西,是坚韧,是固守,无论环境如何变化,它都岿然不动。我相信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,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这样的不变的东西。

我从泰山带回一块石头,摆在书桌上。是很普通的一块石头,它携带了泰山的气息,聚拢在桌面上。石头似乎会说话。深夜里,我凝视着眼前的这块小小的石头,想到它与一座山或一条河之间的关联,产生了一种百川归海、聚石成山的幻觉,这桌面变得汹涌,也变得沉实。在泰山面前,我只是一个记录者,郑重地记下了它们。



# 大地

本版邮箱  
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程 红

一天门、二天门、湖北关,进进出出不下百次,第101次来,是陪大哥过70周岁生日两日游。大哥是妻子的姐夫。

妻子说大哥明天过生日,要不我们带他去关防转一圈?当晚约定,第二天早早出发,三代人同行,出市区,上高速,走国道,两车并驾齐驱150公里,直达关防乡。

这里是大哥参加工作的第一站。古稀之年旧地重游,谈往事,先说到吃,他念念不忘柿子馍:“第一次进县城见你大姐,送她的见面礼,就是10个柿子馍。”

中午时分,拐进二天门外“网红村”,仙河湾沿岸杨柳依依,山水田园宛若油画。走进农家乐,大哥开口就问:“老板娘,有柿子馍没得?”

“有,还有柿子汤呢!”老板娘满面春风,将我们迎进包间。

柿子馍是鄂陕边的“名馍”,秦楚情歌“五句子”隔山对唱:(男)“关里关外柿子多,青黄不接吃不着。哥哥想吃柿子馍,妹子几时给哥哥?莫把哥哥欠死啰。”(女)“哥哥想吃柿子馍,妹子冒得空闲做。早起刮你一层皮,夜黑扎刺晒柿圪。柿子红了来找我。”饿肚子年代,没面粉做馍吃,鄂陕边柿子树多,将半熟柿子去皮捣烂,加入杂面粉揉和,或炕饼,或蒸馍。没粮食酿酒,就地取材用柿子烤酒,酒水浑浊名曰“汤”。柿子汤酒精度低,铜壶温热慢慢饮,久喝不醉,见风就倒。

不大一会儿,柴火豆腐、凉拌藕片、酸菜魔芋、小河虾米、藕塘鲫鱼、豆豉腊肉、野菌土鸡汤,呼呼啦啦上桌。今天是大哥生日,我们让大哥喝两盅。

老板娘推门而入,端来一笼柿子馍,揭开竹篾锅盖,热气腾腾。“刚出锅,趁热乎吃。”一笼10个,形似小窝头,色泽金黄,馍底儿铺几片柿子树叶。青绿陪衬金黄,看着就有食欲。我轻推转盘,煞鸾转到首席:“大哥,寿星老先尝。”

大哥夹起一个柿子馍,咬一小口,嚼嚼,停停,停停,嚼嚼:“嗯,泡乎乎

我在一个小学讲课,说了一个真实的故事……

有一天,有几个朋友来我们家做客。加上我们家成员,一共是九个人围坐在餐桌周围。

我摆好了饭菜,最后端上一大碗汤。

准备餐具的时候,发现我们家喝汤用的小汤勺只有三把了。我很不好意思地说:“对不起,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太马虎了。小汤勺只有三个啦……哪位喝汤不用勺子?”

三位男士举手说:“我们喝汤不用勺子。”

“那怎么喝?”

“端起碗用嘴喝就行了……”

大家笑起来,玩笑归玩笑,谅解归谅解,都怨我的日子过得太马虎了。

当天下午,我就到我们家门口的小超市买勺子。

进了超市,没有在货架上找到勺子,我就问:“老板,你们家喝汤用的小瓷勺在哪儿?”老板走过来,把货架上的锅和盆挪到一边说:“就在这儿。”

我看见了把把小瓷勺待在货架的后面,白色的,上面带金边。我们家的几把小瓷勺是花色的……我就问老板:“还有没有其他图案的?”老板说:“这勺子只剩这几把了……”

我数了数,眼前的勺子一共有七把。我心里原来预计的是买六把勺子,六把够用了。我拿起了六把勺子……可是就在那一刻,我突然想,七把勺子,我买走了六把,还剩下一把,它会不会很孤单呢?

讲课讲到这里,课堂变得很安静,我问同学们:“如果你遇到我的这种情况,你会不会也有我的这种想法和念头呢?”

一多半的同学举起了手。

“没有这种想法的同学请举手……”

一小半的同学举起了手。

我说:“我们过一会儿再说说两次举手的对错……”

我接着讲我买勺子的故事。

我对老板说:“老板,我本来要买六把勺子,可是就剩下一把,觉得它太孤单,我决定把七把都买了,你能不能便宜点——给我打个折呀?”

老板笑了:“先生,一把勺子才两块四毛钱,打什么折呀?”

我心想,这个老板一点幽默感也没有,你爱打折不打折,我把七把勺子都买走。

当我拿着七把勺子走到收款台要付钱的时候,老板的声音从后面传来:“给那个买勺子的打八折……”那一刻,我心中一动。觉得人心是可以相通的。

我带着勺子回了家,在水池子里洗去那些勺子上胶水贴上的标签,一面洗一面感到庆幸——幸亏我把勺子都买回来了,如果现在想起来还剩下一把在

的,甜丝丝的,一点儿都不涩。”放下这半个又夹一个,放到大姐餐盘里:“你尝一个。”

“软乎,微甜,有柿子味儿。”大姐望着大哥出神:“那时候你送我的,是啥柿子馍呀?又涩又硬。”一句话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我吃一口柿子馍,口感软糯,带有柿子天然的甘甜。一口柿子汤入口,浮起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。

那年,我从乡镇中学调入县电台,年轻记者重走“长征路”,沿原郧县南化塘,郧西香口、上津,陕西漫川关,郧西关防、湖北口,陕西茅坪,一路寻访红军足迹。

当年,鄂豫皖根据地反“围剿”失利后,红四方面军、红二十五军先后转战郧西。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成功建立,无数革命将士血洒这片土地。从

柿子馍

彭 玮

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7年郧西解放,人民军队“九进八出”,浴血奋战数十春秋。数十名党的领导人和著名将领,在这方红色大地厉兵秣马,浴血奋战。千余名人民英雄长眠于此。电影《血战漫川关》、电视剧《中原突围》,全景再现此地激烈战斗场景。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红军战士家属刘立英,珍藏着一张红色油印传单《什么是红军》。关防乡丁家坪村“红二十五军223团政治部”旧址,浓墨重笔留下“苏维埃新中国胜利万岁”标语。湖北关民谣也广为传唱红军故事:“民国二十四四年,红军不是为银钱。分了土地又抗捐,工农们喜笑连连。”

当年采访归来回乡吃晚饭,宣传委员夹一个小“月饼”递给我:“尝尝这个,‘朝秦暮楚’的香饽饽——柿子馍。”柿子也能炕馍?没吃过,啃一个“天狗吃月”,咬咬不酥,嚼嚼稍硬,

# 七把勺子

张之路

货架上,再去买——多麻烦呀……

吃晚饭的时候,我和女儿说了这件事,她说:“爸爸,你在编童话吧。”

我说:“不是编,这是下午我遇到的真事儿。”

女儿说:“假如把它变成一篇文学作品,就差一个结尾了。”

“说说看,接下来怎么写?”

她说:“有一天,当你喝汤的时候,用新买的勺子盛了一勺汤,要往嘴里放,却发现那把勺子怎么也不往嘴边靠,这勺子怎么和我较劲呢?我感到非常奇怪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汤太烫了,勺子怕烫着我……”

我点点头,哈!这一刻,勺子还会报恩了……

买勺子的故事讲完了。我要对这个故事进行总结。

我对同学们说,第一次举手的同学,我要祝贺你们。因为我看到了你们的“情怀”。如何提高我们的想象力?有很多方法。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“情怀”。

什么是情怀?在有情怀的人眼里,人是有生命的,动物是有生命的,植物是有生命的……情怀它是善良之心、同情之心、悲悯之心,情怀它还是一颗发现之心,有了情怀,你能发现许多以前想不到的东西……

这时候,第二次举手的学生提问:“老师,我们就没有情怀了吗?”

我说:“举不举手都没有错,当我们单纯考虑勺子物质性的时候,勺子当然不会哭也不会笑。上科学课的时候,老师问勺子是什么做的,你回答,勺子是黏土和釉子做成勺子的形状,放到炉火里1300摄氏度烧三天,就成了这个勺子,老师一定会给满分。不同的要求,思考也随之变化……但是当我们不单纯考虑勺子物质性的时候,比如思考文学创作的时候,就一定要有情怀……”

口舌青涩,随手放下:“这也是香饽饽?”宣传委员笑道:“有点涩是吧?慢慢嚼,就能嚼出甜味儿。红军在这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,柿子馍是最珍贵的食物,老百姓舍不得吃,都送给红军战士们吃……”

听汗馥郁,再嚼嚼,青涩渐淡,甘甜渐浓。隐约记得,当晚我还为柿子馍写下四句打油诗呢。

后来,我调任县委宣传部、进入市电视台,30年间,记不清多少次入关(防)出(湖北)关,寻访革命老区,踏访美丽乡村,采访党员模范,也多次品尝柿子馍,多次畅饮柿子汤……

吃过长寿面,参观红军老屋,仰望斑驳土墙,“苏维埃新中国胜利万岁”10个大字墨色乌黑,入墙三分颜色如初。标语后下方依稀可见“红25军75师223团政治部”两行字。后上方刷写石灰标语:“雇贫领导、中农参加、遇事商量、大家□□(一家)。”

大哥曾在旧址周边采风,曾在门前放映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《南征北战》,再次走进红军老屋,凝视良久,好几次悄悄抹泪……

穿过一天门,夜宿湖北关,日登虎头岩。这里是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三家人陪伴大哥旧地重游,也是重走了一段“长征路”。

午后返程,车上多出三样贵重物品:三袋柿子馍,三壶柿子汤,三张《什么是红军》传单照片。

深夜归家,急切翻出老旧采访本,红胶封皮纸页泛黄,蓝色笔迹不曾减褪。这是尚显稚嫩的打油诗,这是用“英雄”钢笔写下的《柿子馍》——

“漫漫长征险重重,一路播散万粒种。黄星青涩孕甘甜,秋后柿子映山红。”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